

爱在大凉山

■胡正荣

阿呷与布哈都是彝族人,年少时便相识。布哈的真挚、诚恳打动了她,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为了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,也为了追随布哈的脚步,阿呷放弃了成都的工作,回到大凉山,报考了甘洛县蓼坪乡拉铺小学,成为一名特岗教师。

听说阿呷回来教书了,乡亲们都非常高兴,纷纷来学校看她。他们说:“从这里长大的孩子,毕业又回到家乡,太好了!”

2010年,老校长退休,阿呷被任命为拉铺小学校长。她带领大家以研促教,全力提升教学质量,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。她还多方联系爱心人士捐助,很快就让全校76个学生都有了新书包和学习用具。

2011年9月,阿呷与布哈步入了婚姻殿堂。结婚后,阿呷忙于学校工作,布哈忙于部队工作,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,布哈参加森林灭火任务没能及时赶回来。第二个孩子出生前,布哈歉疚地对她说:

“这次一定陪你。”他们商量好,布哈在阿呷预产期前一周休假,以便有时间照顾产后的妻子和初生的孩子。可没想到孩子提前出生了,而阿呷产后大出血,经过长时间手术才脱离危险。当她从病床上醒来时,看见布哈正坐在

在身边流泪。

这些年,布哈缺席过家里许多重要时刻,但阿呷能理解丈夫,她懂得他的铁骨和柔情。

2014年,阿呷得知甘洛县柳姑小学师资力量更为匮乏,又毅然前往条件更加艰苦的柳姑小学任教。

2017年,武警四川总队决定对昭觉县梭梭拉打村进行脱贫帮扶。熟悉当地语言、了解当地习俗的布哈主动请缨担任梭梭拉打村驻村扶贫干部。这期间,布哈访遍全村522户村民,根据致贫原因,为每个贫困户量身定制帮扶举措。

参与扶贫工作后,布哈更忙了。即使偶尔回家,他满脑子想的依然是村里的脱贫工作。

对于丈夫的工作,阿呷不仅全力支持,还充分发挥专业特长,利用节假日到武警四川总队援建的武警爱民幼儿园义务支教,成为一名校外辅导员。看到有适龄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,她拿出自己的工资进行资助。为了维护孩子的自尊心,她假称这是“乡里来的奖学金”。此外,她积极发动同事、亲戚、朋友捐钱捐物,与丈夫“组团”,先后帮助30余名辍学彝族学生完成学业。

一转眼,阿呷和布哈结婚已10多年了。夫妻俩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,每晚10点视频通话是他们的约定。每次电

话接通,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布哈平时陪伴两个孩子的时间很少。有一次,他回到家中,孩子们都非常兴奋。大儿子戴着布哈的军帽,学着他的样子敬礼。小傢伙还骄傲地说:“长大了,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军人!”那一刻,阿呷心中升起一股暖流,感到无比欣慰。

在阿呷心中,自己和布哈不仅是生活伴侣,更是彼此的灵魂知己。他们就如同撒在大凉山的种子,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会顽强地生根发芽,开出美丽的花朵,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那些年,布哈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3次,获得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、第23届“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”等荣誉,阿呷也被凉山州委州政府表彰为“优秀军嫂”。

2021年8月3日,阿呷受邀参加全国妇联宣传部主办的“小家大爱,平凡至伟”优秀军嫂事迹分享会,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

大凉山的天空湛蓝如洗,云彩轻柔美丽。作为一名军嫂,阿呷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工作,为家庭撑起一片蓝天。同时,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阿呷时常告诉自己,立足三尺讲台,陪伴学生们成长便是最大的幸福。让家乡大凉山越来越美好,不仅是丈夫布哈的心愿,也是她心中的期盼。

情到深处

大年初二,我回老家陪母亲待了两天。返回部队时母亲如往常一样送我到车站,上车时塞给我几把干菜和一罐大酱。我小心地接过来:“还是老妈好啊,您要保重身体呀!”母亲慈爱地笑了:“我身体没事,好着呢,不用惦念我。”说完,又郑重嘱咐我:“你在部队可得好好干,好好干。”汽车开动了,母亲依然站在原地,鬓角的白发在风里微微飘动。

记得我当兵后一直没能回家,直到我考上军校的第一年寒假,才终于回家探亲。看见我回来,全家人都格外高兴。母亲粗糙的双手不停抚摸着我的红肩章,笑得合不拢嘴。

晚饭时桌上有一盘干菜炒粉。我见了盘里的干菜没了胃口,不爱动筷子。看我不爱吃,母亲有些失落:“这干菜你之前最爱吃,今天你回来,特意给你炒的。”

晚上躺在热热的炕上,疲倦的我却没了睡意。品味着母亲的话,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。

我生长在辽宁省西部边地一个小山村。一直到改革开放前,家里的日子跟当时大多数农村人家一样拮据。一年四季咸菜就饭吃,干菜只有在年节时才舍得吃,可以说是饭桌上的佳肴。当兵后,我吃上了大米白面,还有炒菜,竟然开始“看不上”家中的干菜了……

第二天早饭时,母亲没有做新菜,只把昨晚剩下的菜热一热端上饭桌,我却吃得很有滋味。母亲见我吃得香,又给我夹了不少,我也都吃了。除了过年时父亲到集市买了些新鲜蔬菜,整个假期我们家吃的都是自家菜地里的菜。假期快结束时,我胖了不少,脸上有了光泽。母亲很有成就感地说:“自家的饭菜养人。”回军校时,母亲给我一罐咸菜和一罐大酱,说:“你带回去加餐时吃。”之后的每个寒暑假我都要带一些老家的酱菜回学校。晚上学习时饿了,我会常泡碗方便面,就着咸菜和大酱吃,很香甜、很有滋味。

后来我在县城安了家,母亲便开始给妻子送菜了。县城离我老家有100多公里,母亲每次都坐最早的长途汽车来,下车后还要走三里路才到我的小家。不管妻子怎么挽留,她惦记着家里的活计,总是放下青菜,待不到两个小时就着急地回去了。

有一年夏天,我休假时正赶上母亲满脸是汗地来送菜。她把40来斤的青菜装在两个提包里,系上绳子搭在肩头。我帮母亲拿下提包时,看见她额头被勒出一道又深又红的印痕,心疼地说:“这么沉,您不嫌累呀?”

母亲擦着脸上的汗,说:“来一回不容易,就尽量多带点。这菜都是咱家园子里的,吃着可口,给邻居送点也好。你

随岁月延伸的味道

■韩光

常年不在家,家中有个大事小情,你媳妇找邻居帮忙也方便。”吃罢午饭,母亲就张罗着回去。在我的再三挽留下,母亲才勉强住了一晚,第二天早早就走了。送她上车的路上,母亲说:“这次没想到你能回来,我看你一眼就知足了。你在家里要好好表现,多干点家务;回部队了也不能偷懒,好好干。”

妻子和儿子随军后,母亲才停止送菜,但仍源源不断地给我供应着自家的酱菜。有一年秋天,我休了几天假回老家看望母亲。那几天里,我就没见母亲停下歇会儿过。摘下的长豆角吃不完,母亲戴着老花镜用小刀将长豆角劈开,再一络络地晒在晾衣绳上。我劝母亲休息会儿,母亲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三春不赶一秋忙。长豆角不及时摘就老了,摘下的不晒干就放坏了。”没办法,我也和母亲一起忙活起来。参加了晒干菜的全过程,我更加体会到母亲的不易,也更加珍惜母亲的劳动,再吃母亲给的东西就格外认真。

如今,当我再吃着老家的酱菜时,我总是细嚼慢咽,品味着绵绵的母爱,也回味自己当年在农村生活时的景况,幸福感、知足感便油然而生。我对母亲送来的这些酱菜、干菜或青菜有了深一层的理解:它们是我与老家联系的纽带,给我供应着养分,使我在不忘本中进取,在知足中学会感恩。我只愿母亲给我送酱菜的日子能长些、再长些……

“我爱我家”

■山红

风裹挟着水汽拂过寒湿的鬓角。跑完,我拿出手机,指尖轻轻一点,那张记录跑步里程与轨迹的截图便跃入了“我爱我家”。我还加上了一行小字:“报告,今日任务完成。”

刚开始,群里静默如常,儿子那边更是毫无反应。我亦不追问,只是次日、再次日……那带着绿色轨迹的图片,总是准时在暮色四合时出现在群里。妻子默契地不再念叨,而是在我跑步之后及时点赞。

变化是悄然发生的。大约一周后,一个寻常的傍晚,妻子在群里发来一个小视频。我点开一看,是儿子在院子里拉单杠的画面。只见他双腿微曲,一跃而起,用手紧紧攥住冰凉的铁杆,身体慢慢蜷缩起来,手臂绷得笔直,微微颤抖。他悬在那里,脸涨得通红,眼睛死死盯着地面摇晃的影子,抿着嘴,带着一丝倔强……儿子笨拙的身影,像一道微光,骤然照亮我的心头。我随即在视频下方输入北宋诗人王令的诗句:“子规夜半犹啼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。”岳母则发来一串语音,带着满是乡音的欣喜:“好崽!好崽!像你爸,外婆为你加油!”我凝视着屏幕上儿子汗涔涔的脸,仿佛看见一株树苗在无声的春风里,终于试探着舒展开蜷缩的枝条。

细细想来,这个小小的家庭群,已建立10多年了,群名却一直没变过。每每看到“我爱我家”4个字时,我都会感到亲切、踏实、温馨。一年又一年,这方寸之地,不仅盛放着家庭的琐碎,也流淌着生活的蜜糖,给我无穷的力量。

记得儿子顺利通过小提琴十级考试时,一张鲜红的证书照片瞬间点亮了群聊。随后,还有他难得一见的、略显羞涩的留言:“爸,妈,外婆……还行吧?”妻子连发3个“放鞭炮”表情,岳母的语音立刻追来,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:“我崽就是棒!”喜悦的涟漪在数字空间里一圈圈漾开,温暖而真实。

还有一次周六的傍晚,我在办公室加班。桌上的手机又响起清脆的提示音,岳母在群里问我:“回来吃饭吗?今天是天天做饭。”“回!马上到家!”我迅即回了信息,心里暗自窃喜:这小子也会做饭了!

岳母入群时,曾对着智能手机犯难。她发来的第一条语音带着电流的杂音和摸索的迟疑:“这个……怎么弄啊?”在妻子的“远程教学”下,她渐渐学会了拍照。一日午后,群里忽然出现一张照片:窗台上那盆君子兰,在冬日暖阳里绽开了几朵羞涩的橙红

花苞。照片微微发虚,构图也歪斜,却透着一股生机。照片下方,附有岳母发的一小段文字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老人的些许得意:“看,我拍的!这花懂人心呢,知道我想你们,它就开了。”

如今,“我爱我家”群里的运动记录早已不是我一人的独舞。周末儿子跑步、打球的照片或小视频也时常出现,偶尔还有“全家出动”后分享的图片。

我常想,我们为何爱在这个小小的家庭群里分享彼此的生活,或许是因为它是我们信任的港湾。在这里,岳母随手拍下模糊的花影,不用顾虑是否会笑场;儿子初次拉单杠稍显笨拙的姿态,也不必担心遭到批评。手机屏幕投射的微粒,映射出“家”这个古老字眼坚韧的内核:它是庇护家人的屋檐,是让我们彼此享受生活的沃土。

“叮咚”,又是一声轻响。我点开群聊,岳母新发来的照片里,窗台那盆君子兰又一次盛开。照片下是一句简短的标注:“春到了。”我凝视着那蓬勃的色彩,忽然觉得它像是独属于“我爱我家”的勋章。在这方小小天地里,一点一滴的生活轨迹,都是我至为珍视的人间烟火。

家庭秀

军装还来不及换下
双手已托起小小的月亮
那是分别的日子里
攒了又攒的想念

小手在肩头画圈
笑声在身边回旋
妈妈按下快门
将这一刻定格成永远

我们家,三个人
终于拼成一个圆
营区里的团圆港
是我们心中温馨的家园
段 洁 配文

定格

日前,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苏斯曼江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苏斯曼江在营区陪伴妻儿。

加苏尔·艾来提摄

说句心里话

“叮咚”,手机屏幕上跳出的“我爱我家”微信群提示音,像一枚小石子投入我的心湖。这小小的天地,是我、妻、上初中的儿子天天,以及年迈的岳母组成的“数字客厅”,盛满了我们琐碎的日常。

起初,这“客厅”里最常出现的,是妻子关于儿子体育成绩满是焦虑的絮叨。儿子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,却像被无形的藤蔓缠在了书桌前,身体更加单薄。妻子苦口婆心,儿子则用沉默或一句不耐烦的“知道了”筑起高墙。妻子的唠叨声在家里反复回旋,像撞在棉花上的拳头,徒劳又无力。

这些年,身为军人的我天南海北到处奔波。家中的妻子既要照顾患病多年的老人,又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,自己还有繁忙的工作任务要处理。风里雨里,家里家外,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重担。

眼见妻子为如何教育孩子而愁闷,我突然想起那句话——言传不如身教。于是,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,我默默换上跑鞋。当暮色温柔地浸染城市边缘,我独自奔跑在公园的湖畔,晚

